

茶中日月长

□青颜如风

少年爱烈酒，中年喜茗茶。从爱酒到喜茶，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过程；更是个体与亲人、家庭，或离或散却终究相亲相守、骨血交融的悠长旅程……

从前年少，求学离家，每每归乡，亲友相聚，与老父兄兄热聊胡侃，豪情万丈，激动处总要执壶倾杯。纵使不得大醉，也要喝到目眩神迷，直至第二日卧榻不起面色萎靡，吃不下父亲做的红烧肉、水煮鱼，只喝得进母亲调煮的一碗甘甜又辛辣的热姜茶。

后来成家，有孩。再归家，坐在酒桌旁高谈阔论举杯酣饮的往往成了爱人。姑爷陪着老丈人、大舅哥，一喝就是半宿。也是，久违团聚，开心对饮，无可厚非。而我沦为配角，也不怨怼，陪母亲收拾好厨余，哄好孩子，再悄然泡一壶暖胃的茶——那时阅历尚浅，对茶亦无研究，送到父兄爱人席间的，无非是放了蜜的菊花茶或一壶煮得酩酊、飘着浓香的黑砖茶。

少喝酒，多喝茶。我执壶笑说，却忘了给身后仍在忙碌的母亲也倒一杯茶，让她暂歇一会儿。

步入三十岁那年，父亲忽然查出重疾。全家人的相聚地点，很多时转移到手术室外、医院病房。

父亲第一次术后出院，已是深秋时分。金黄色银杏叶纷纷飘坠，我们陪父亲步入医院附近一家雅致的茶社。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聚餐，不仅是因为这里菜品清淡营养，适合大病初愈者，更因为父亲住院时曾不止一次地眺望病房窗外这家被银杏树掩映着的优雅店面，喃喃道：“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下床走进那扇门，吃一顿饭、喝一杯茶……”

病后遵医嘱，父亲戒了酒。餐桌中央雅致的瓷壶中，从前浓烈恣意的酒，换作了清淡平静的茶。

茶是陈皮白茶，有些年份的老寿眉，入口醇香，寓意也好。我给父亲斟上，道：“金木水火土，茶中蕴五行。酒虽好，却伤身。茶虽淡，却养人。从前喝酒，今后喝茶。”

那天的团圆餐如杯中茶，安静，平淡，却满口余香，醇韵悠长。

又一个银杏金黄的秋季到来时，父亲已离开我们。那之

后的日子，每逢年节团聚，家里的餐桌上，酒无声退席，家人举杯祝福时，轻酌的尽是暖香清茶。

长兄的家里摆上了茶台，一壶数杯。喝的茶并不见金贵，却朴实自然，如揭盖即香远益清的茉莉花茶，浴沸水而甜香醇厚的正山小种，抑或当年和父亲对酒时曾饮过的黑砖茶。撬一茶块，放入当地的山泉水中慢煮。暖暖阳光下，红泥小火炉，茶香浮满室。咕嘟咕嘟的茶水声里，我们与兄嫂执杯对坐，轻声聊着工作、生活、子女。不远处的厨房里，锅铲碰撞的叮当声如配乐传入耳中，那是母亲孤独却任劳任怨的身影。

入冬后，接母亲来家小住。此时的我已渐入“茶坑”，慢慢走上了喝茶、品茶、爱茶之路。

不记得是哪一天，突然要置一张茶桌。于是客厅靠窗的数平方米便成了弥漫着茶香的一方小天地。

胡桃木色的松木小茶桌，青花瓷的盖碗，紫砂的茶壶，汝瓷、建盏、琉璃、水晶等各色的茶器，从茶桌延伸到茶几、电视柜，最终逐渐占领整个家。与此同时，我开始研究各类茶的品性、冲泡手法、口感、年份……业余时光不再空白无趣，因为无论窗外是阳光普照抑或秋雨连绵，窗内这一方小小茶桌前，总有一壶热茶，数只茶盏，陪着你与时光轻歌曼舞。

独处时喝茶，读书或写字、练书法，都是绝配。茶不语，你亦不语，飞扬灵动的只有思绪、文字、茶香与墨香。

与家人共品，亦别有一番温暖。放学归来的小小少年，放下书包兴冲冲奔至桌前：妈妈，今天又泡了什么茶？

你猜。绿茶？白茶？

起初猜错的时候多，慢慢地，小儿郎也尝出了茶与茶之间的区别：红茶是浓香，绿茶是清香……他最爱茉莉花茶，曾多次在上学前悄悄捏一撮放进保温杯，到了学校，还炫耀似的分给同学们品尝：“我舅舅从北京带回来的，香吧！”

母亲在我这里小住时，也渐渐习惯了喝茶。她因睡眠不好，对绿茶之类总有顾虑，我便煮泡黑茶于她。一盏小烛，一



只小壶，将长了漂亮金花的茶块投于水中，轻温慢煮，茶香渐次氤氲。我拿出为母亲特意准备的青花瓷压手杯，将仍在厨房忙碌的她拉至茶桌前：“爸爸去了，您还有我们。人生之路那么长，有些时候，您也该停下来，喝一杯茶。”

母亲坐下，像小时候我们在父母面前的样子，噙一口茶，脸上露出顺从而满足的笑容。

“香不香？”

“香。”

“喜欢的话，我准备点，你走时带上。”

话音刚落，家门被轻轻打开。是同住一个小区的公婆来了，提着金澄澄的橘子。他们知道母亲总嫌待在我这里无聊，所以每天都会抽时间来陪她聊聊天。

公婆来了，茶杯便要加两个。我忙又烧水，洗了为他们二人准备的茶杯，公公的是紫砂敞口杯，婆婆的是水晶花瓣杯。三人在阳光倾洒的茶桌前围坐，就着一炉热茶，一盘金橘，聊起某个话题，笑声如茶香，飘满整个客厅。

“爷爷奶奶，姥姥，妈妈——我回来了！”一声稚嫩的欢呼，唤得围炉煮茶的人们纷纷回头，随即绽开一朵朵灿烂的笑容。

人间烟火暖，茶中日月长。茶香和着亲人的欢笑与真情，从半开的窗户外飘出，如朵朵金色嫩芽，携着爱与希望的种子，渐渐飞向远方。



南窑的窑

□寇洵

南窑在我们县城南边，过去洛河，再往南走不到百米，就是南窑。

南窑的窑洞主要在后山。后山是有名字的，我隐约听人说过，南窑的后山好像叫伏龙山。伏龙山有一个寺院，名叫兴国寺，又名定林寺，我们当地人习惯叫南寺。南寺大有来头，据传，其始建于五代后周广顺年间。《佛光大辞典》记载，达摩祖师端居此寺而逝。南寺原有一口大钟，敲响之后，可以声闻十里，卢氏古八景之一“南寺晓钟”说的就是这个。站在南寺，整个县城尽收眼底。

南窑的名字怎么来的，我想跟南窑后山的窑洞分不开。南窑以前什么样，我不太清楚。我总觉得南窑早先的居民应该都住在后山的窑洞里。他们什么时候搬到山下的，我不知道。山下后来都建起了房子。原来，大都是一些瓦房。慢慢的，很多都变成了楼房。剩下不多的瓦房，也被盖起来的楼房遮掩了。

我父亲后来大部分时间住在南窑。父亲在南窑的住所，原来也是一座瓦房。瓦房有四间，父亲住了最南头的一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靠近屋檐的地方有一棵柿树，院子西南角有一棵杏树，北边有一块菜地，院子里摆了不少花花草草。这房子盖起来有几十年了，后来有一年开始漏雨。父亲找人修修补补，又坚持了几年。再后来，瓦房被拆掉了，盖了楼房。

从父亲住的地方出来，屋后是一条大路，大路一边通到县城，一边通到南边的国道。穿过大路，有一条小路通到后山。从小路上去，没多远，就可以看到山上的窑洞。那些窑洞塌的塌，坏的坏，已经不成样子。窑洞前还有零星几所老房子，也是墙倾梁倒、破败不堪。老房子周围有几小片菜地，显见是南窑的人侍弄的。

我在那些破败的窑洞前站了一会。我怔怔地望着那倾塌的窑洞，望着窑洞口塌陷下来的黄土，以及后面幽暗的洞穴，我恍惚看到南窑早先的居民在那里进进出出。日复一日，太阳升起又落下。

那些窑洞后面是高高的土山，有十几米高的样子，切面整齐陡峭，崖顶有一排松树探头探脑。这些松树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苍劲屈曲，仿佛在无言地诉说着什么。我总觉得，它把南窑的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多少年过去了，多少次日升日落，南窑的大事小情都在它那里。它珍藏着南窑的过去和现在，珍藏着它全部的隐秘和心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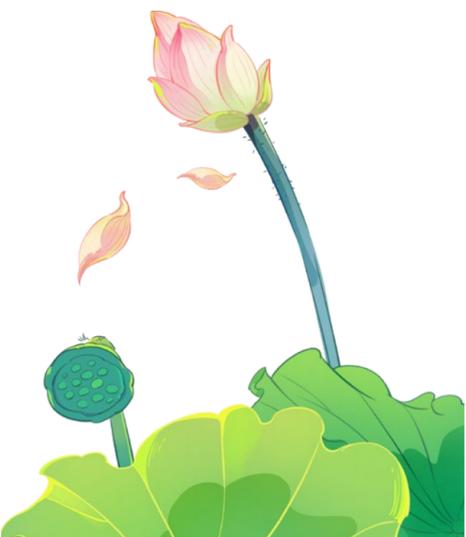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离开那些倾塌的窑洞，沿着山路往北边走，从一个小土洼过去，上面有几座老房子。这几间老房子有的还住着人。它们低矮、破旧，但依然有大山里的农民过来住在这里。我在这里遇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一个人默默地站在老屋前的寒风中抽烟。我给了他一根烟，他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老人告诉我，他从几十里的山里来，因为担心一个人在老家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看病不方便。但住到这儿，又无事可干，他就过一会去院子里，朝远处看看。老人有一个孙子，在遥远的浙江打工。他还有一个孙子，是个傻子。老人说完又续了一根烟。他说，他过年就在那里。

离开老人的院子时，他指了指对面一个同样低矮、破旧的屋子说，这里面住了一对夫妻，他们的家在豫南，他们四十多年前来到咱们这里，在这个屋子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县里工作。我没有见到那对老夫妻。我想，他们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大概也是想图个清静。

跟老人分开时，他送你慢慢走走。我已经走出好远了，看到他还在那里。我又往前走了一段，天空雾蒙蒙的。走远了，那些窑洞和老屋就变得朦胧起来、隐约起来。

伏牛

题字：邵玉铮



荷，爱的是它的品格；今人爱荷，爱的或许更多是它带来的治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总有些东西值得慢下来；慢下来看一片荷叶舒展，慢下来等一朵荷花绽放，慢下来听一场与自然的对话。

晚风掀起衣角，带来最后一缕荷香。我知道，等明早再来，这池荷又会换一番模样；或许新的花苞初绽，或许老年的莲蓬低垂，但不变的，是那份“出淤泥而不染”的坚守，是那份“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热烈，是那份与人间烟火相映成趣的温柔。

月上柳梢时，我踩着月光往回走。身后的涧河仍在轻轻流淌，荷花的影子在波心里摇晃，像一首没写完的诗，等着下一个清晨，续写新的篇章。

风中蝉鸣

□高鹏远

牛尾巴上拽一根长而结实的牛毛，然后把它捻成一个活套，绑在艾蒿或高粱秆上，插入一根长竹竿固定好，捕蝉的神兵利器便算做好了。见到哪一棵树上有知了，便小心翼翼地把套子伸过去。知了很精，见了套子便往后退。这时你不能急，要慢慢地随着知了移套子。如此几个回合，知了对套子没了戒心，便会拿前肢和套子玩。你只要见套子过了蝉的眼睛，用力一拉便会把知了套住。如果知了侥幸逃走，下次它见了套子就会飞走，绝不会再给你机会。除了这种知了，还有一种知了，它叫起来长短交织，抑扬顿挫，像纺车的声音，我们都叫它“纺花知了”。这种知了，个头很小。只有一节小拇指大小，除了翅膀是黑的，通体橙红，很漂亮，但它数量极少，也极难捕捉。在郁郁葱葱的树木间，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它就立马停止歌唱，让人根本不知道它的位置，更不要说捕捉了。

夏日的夜间最有趣的就是捡知了猴。我们常常在晚上八九点出动，拿着手电，在树根处寻找，就会捡到很多知了猴。捡知了猴也是有风险的，稍不注意便会被蝎子蜇或被一种叫“土鳖”的虫子咬。我就会被“土鳖”咬过一回，至今食指上还留有疤痕。我们往往把捉来的知了猴

盖在碗下，期待它能羽化为蝉，但记忆中几乎没有一只羽化成功的，即使出了蝉蜕，它们也成了不能飞的残疾。奶奶说：“你捉了它，它生气，便成了残疾。”

蝉的一生是短暂的，“待到秋风白露时，又是秋风送秋蝉”。到了秋天，夏日里精灵的蝉，终抵不过秋风的肃杀，僵直地从树上跌落，被蚂蚁噬咬，被鸡啄啄食，进而化为埃土，便结束自己短暂歌唱的一生。

看似寻常的蝉其实是极不普通的，它一般在地下蛰伏三四年才可以出世。有一种黑蝉竟然需要十二到十三年，甚至十七年之久。在漫长的黑暗里，蝉靠吸食植物根液为生，只等一朝破土羽化，可之后它们的生命也不过三十天左右。蝉素来都是古人心中圣洁、崇高的象征。“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都是对蝉高洁品质的歌颂。蝉还是人们心中的灵之物。人们把玉石雕成蝉样，戴在帽上，佩在腰间，以求吉祥。古人还把玉蝉放在逝者的口中以求沟通天地，羽化飞升……

每个夏天，童年的蝉鸣都会在我午夜梦回时“啾啾”响起。它响在我童年走过的乡间小路旁，响在绿影摇曳的树丛里，响在从故乡方向吹来的夏风里……

荷边偶记

□孟德全

在夏季闷热的午后，一场酣畅淋漓的雨，如大自然派遣的使者，匆匆降临。雨幕如织，将天地间洗刷得焕然一新。待雨渐渐停歇，空气变得清新湿润，我怀揣着对自然的向往，信步来到三门峡的涧河边。

远远望去，涧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蜿蜒在城市的边缘。而河畔那片荷花池，像是被大自然打翻的颜料盒，肆意渲染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夏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眼前的景致，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瞬间将我带入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

走近荷花池，那荷叶层层叠叠，挨挨挤挤，宛如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每一片荷叶上，都滚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恰似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五彩的光芒。微风拂过，荷叶轻轻摇曳，水珠便在荷叶上欢快地跳跃，仿佛演奏着一曲美妙的乐章。

而在这层层荷叶之间，荷花亭亭玉立，宛如娇羞的少女，粉面含春，惹人怜爱。有的荷花还是花骨朵儿，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涨红了脸，在荷叶的簇拥下，偷偷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在微风中轻轻点头，宛如优雅的舞者，在荷叶搭建的舞台上翩翩起舞；有的荷花已经凋谢，只留下一个个翠绿的莲蓬，宛如精致的小碗，里面镶嵌着一颗颗饱满的莲子，诉说着生命的轮回与延续。凝神间，忽见青碧荷叶上黑影一闪，原是只青蛙纵身跃入水中。“咕咚”声响处，银亮水花飞溅，恰有几滴落在近前莲叶上，聚成浑圆一颗，沿着叶脉缓缓游荡，最终悄然坠入塘中。荷风裹着清甜掠过鼻尖，满目翠盖中，红衣随波轻

摇，连那蛙鸣水响都成了消暑的韵脚，让人从里到外都透着清凉。

此时，池边早已聚集了众多前来拍照打卡的人。他们或是手持专业的相机，用镜头捕捉荷花的每一个动人瞬间；或是拿着手机，摆出各种姿势，与荷花合影留念。孩子们在池边嬉笑玩耍，追逐着蜻蜓，笑声在空气中回荡，为这宁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活泼与生机。老人们则坐在一旁的长椅上，静静欣赏着荷花，脸上洋溢着安详与满足的笑容，在荷花的世界里，找回那份遗失已久的童真与宁静。

看着眼前这热闹的场景，我不禁想起了古代关于荷花的诸多诗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的这句诗，如一道清亮的光，穿透岁月的尘埃，映照在这满池荷花之上。荷花，生于淤泥之中，却能保持自身的洁净与高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份超凡脱俗的品质，让荷花自古以来，便成了文人墨客笔下赞美的对象，也成了人们心中高洁品格的象征。在这喧嚣的尘世中，我们每个人都如同在淤泥中挣扎前行的行者，面临着各种诱惑与挑战，而荷花，就像一位智者，以它的坚韧与纯净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应坚守内心的那份纯真与善良，保持自己的高尚情操。

思绪在荷花与诗词间穿梭，我也忍不住诗兴大发：“碧叶连天暑意轻，粉衣摇曳立婷婷。荷香漫染晴光里，笑靥融风解夏醒。”当诗句脱口而出的那一刻，我仿佛与这满池荷花融为一体，成为这幅夏日画卷中的一部分。

暮色渐浓时，游人渐渐散去。我站在岸边，看晚霞把荷花染成淡紫色，像谁给它们披了层薄纱。忽然明白，古人爱

诗路花语

大暑，露出赤诚的内心

□徐慧根

蝉鸣在叶子上
展开想象，将翠绿及身后的浓荫
大片大片地铺展开来
极致的限度，或用夸张
与不可阻挡的通透
拆除万物存在的隔阂
一切喧嚣消失
天地宽敞而透亮
这是大暑。炎热
扑棱棱，扑棱棱
激荡着凌厉的翅膀
往高处飞，或向低处降落
叶子上的蝉鸣
每一个细节都被带动
跟随着，上上下下
尽是昂扬和鼓舞
远远地望过去
不再持有任何疑问
清晨是爱，傍晚也是爱
蝉鸣，用叶子
承载的讲述
把这样一种不容更改的情愫
传递给头顶的白云
重新开口说话
加大分贝
这是大暑。蝉鸣布置的
修辞，不断扩大
沿着叶脉的方向迅速拓展
成为一门值得研读的学科
其中的阴影无限缩小
尘土也不再聚拢
各式的消解四散之后
节令真实，露出赤诚的内心

组诗三首

□南国民

云

一座山
飘浮在天空
长出想象的
翅膀

风

一匹马
走在季节里
沿地平线
扬蹄飞翔

雨

一朵云，风
鼓动着帆
疾驰在无垠的蓝天
太阳眯着眼睛
火辣辣，盯得云朵害羞
无处躲藏，倏然溜向大地
沾起一个个泥泡
顷刻，大地讲述水的寓言
淅淅沥沥……

